



深度 逃犯条例

2019年终专题

走过颠覆一切的2019，香港人如何想像2020？

香港这一年，你最难过的事？最开心的事？想对林郑月娥说什么？你喜欢现在的香港吗？宏大论述和激烈冲突之外，我们寻找街头巷尾最真实的声音。

端传媒记者 杨子琪 刘子康 发自香港 | 2019-12-30



2019，他们的渴求和改变。

“如何形容香港这一年？”中环街头，我们采访一个叫Matthew的年轻人。

他想了想，认真道：“我猜我会用‘被遗弃’这个字眼。其实我感觉好像被人出卖了一样。”

“混乱”、“撕裂”、“觉醒”，这是我们在数天密集的街访里，最常听见的词语。政权移交22年之后，香港因激烈政治抗争所获得的国际和国内关注，可能比过去作为世界金融中心还要多。Matthew正好生于1997年，他为何会觉得，在香港的市民，被遗弃了？

“大家都知道现在发生什么事情。好多事都不是依照规矩去做，但是好像没有人去理会，没有人正视过这个问题。”Matthew解释，“我就会觉得，我们是不是一些不值得受人尊敬的、重视的人，我们是不是正在被遗弃？”

年轻人的声音，出乎意料，又无法忽视。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在过去近7个月席卷香港，浪潮宏大而未知，颠覆了认知和日常，身处其中的每一个普通市民，在想著什么？我们在2019年的最后一个月，尝试去寻找街头巷尾的真实声音。

被遗弃感与真相之必要

Matthew的话，让我想起一年前流行的日剧Unnatural，其中有一个故事：蛋糕工厂的员工因过度加班而出交通意外死亡，遗下妻子和一双年幼儿女。法医三澄美琴希望找出真相，然而，刚失去了爸爸的佐野祐，目睹互相推卸责任的厂方、医院和电单车修理店，这个还在上小学的孩子说道：

“这么做没有用。那些家伙根本不在乎事情真相，发生了的事也权当没有发生。”

年轻人Matthew和佐野祐的感受有一个共同点：社会上发生了不可思议、与常理违背的事情，却被当做没有发生，真相不被正视。

被遗弃感，被出卖感。他们感知到社会上每天都在发生一些“大家都知道”、“不依照规矩”的事，而手握权力、本应主持公道的人，并不“理会”、“正视”这些问题。

仍在Mathhew脑海盘旋的，是许多关于警察的画面。8月11日尖沙咀铜锣湾游行，期间一名少女的右眼怀疑被警方布袋弹击中；又有一名被捕少年，他已被制服，脑袋被警员以膝盖强力压在地上，门牙爆了，血流一地，苦苦哀求，状甚痛苦。11月11日，西湾河一名交警在没有警告之下，向迎面走来、双手没有武器的黑衣少年胸口开了一枪。警方声称少年意图抢枪。这是反修例运动里，警方第二次以实弹射中示威者。

半年了。随著警方和示威者冲突加剧，几乎每一天都在发生新的对抗、流血、被捕事件。香港人的社交媒体上，挤满各种显示怀疑警察滥权或示威者“私了”、“装修”的影片。社会流言四起，各种不明真相的浮尸、堕楼案令人惧怕。流言取代了严肃新闻媒体，成为影响市民不可忽视的力量，而不少市民则开始成为民间侦探，自发研究各种悬案。

谣言并非平白出现，崩塌的信任是它的温床。市民对警方、法治现状等评分极低，特首与三位司长评分更创新低，香港民意研究所（编按：前身为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11月29日最新结果显示，林郑支持率仅得11%。示威者及社会部分专业人士所要求成立的独立调查委员会，至今遥不可及。特首林郑月娥宣布成立的“对话办”，工作成果不明。

“好像没有人去理会，没有人正视过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不值得受人重视的人？”

在刚过去的圣诞假日，再有两名年轻人在警方清场行动期间堕楼。2020年的香港，该如何回应年轻人的愤怒、恐惧、疑惑和无力感？

“要是找到了证据，却被当做没发生过的话……”电视剧里的佐野祐这么担忧著。

过去半年，我和许多同行们都疲于追逐真相。直到周梓乐事件，我才发现比疲倦更令人痛苦的，是永远无法得知的真相。

一位教授问我：“周梓乐这件事，多家媒体调查，最终也没法知道他为何堕楼。媒体报道还有什么意义吗？”

这问题一直挂在心上。后来我想：全港媒体全力调查周梓乐事件，用新闻人的方法逼近真相，即使最终没法获得真相的全部，这个一步步逼近、用尽全部力气、拼接一切细节的过

程，正是我们的方法和态度的公共展示。

也许香港，能够像电视剧的结局一样，找到令人牵挂许多悬而未决的真相，让感觉“被遗弃”的人感受到一丝光亮；为此，我们这些碰巧活著的人，请不要放弃。



铜锣湾。摄：林振东/端传媒

前所未有的冲击感与人之韧性

可曾认真观察过，水如何沸腾？

加热之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水都保持液态状态。如果没有加热器发出的声音，水保持著安静；外人不用手去触碰的话，水看起来毫无变化。然而，在到达沸点的瞬间，水突然跳动起来，吸收了足够热能的液态分子克服相互之间的作用力，蒸发为气体，无数的气泡汹涌而出，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

这一年，香港人吸收了足够的情绪和能量，他们在夏天的一个夜晚沸腾了。

6月9日接近午夜，在一百万人上街游行后，政府宣布《逃犯条例》修订将如期二读。激愤像烈焰瞬间蔓延，人们聚集在立法会“煲底”下，手挽手作出对抗姿态。在第一个塑料瓶或者铁马飞出去的一刻，社会运动的能量爆发了。

“有些东西我们有时必须要去争取，没有办法。时代变迁，这是需要经历的事情。”55岁的街市菜档昌叔这么说。

人们渴求改变。“当你明白，你坐在那里真的没用的时候，你明白你一定要作出第二步的行动。”6月12日早上，第一批冲出龙和道占领的年轻人这么说。

此后半年，从和平游行，到瘫痪交通、“装修”商铺，从喷胡椒喷雾，到开真枪实弹，城市风云剧变，浪潮骤起。

11月17日，理工大学示威者被警方围困。在后来的多个采访里，许多我们接触到的年轻人都会分享自己相似的轨迹：他们是如何从6月份的和理非，一步一步被愤怒和希望改变社会的想法推到勇武前线的位置。“以前香港拥有法治，有三权分立等，但现在是一次过揭开了那一块面纱，揭露内部是有多么的丑陋，由整个法治系统到整个选举系统，全部都是不堪入目的，所以才要走出来。”

面纱骤然扯破，能量来得如此巨大，有人决然投身，也有人困惑：生计怎么办？为了争取自由和民主，我们可以去到多尽？

那么，“如何形容香港这一年？”

“前所未有。”29岁的旺角电器铺店员Hugo如此回答。

在香港过了将近三十年人生，他从未试过在这大都市里，连出门的交通都成问题。他试过从旺角步行至美孚，才找到车回家。不仅如此，他从事的生意今年亦大受影响：零售总销货价值连跌9个月，大部份行业均录得跌幅，而电器则位列零售行业三大重灾区之一。示威爆发以来，Hugo的电器铺平均一个月少了40%的生意，他估计当中约20%受示威影响。

深水埗地铁附近，开著一家小食店，被问到半年来生意如何，老板哼笑了一下：“妳觉得呢？”彼时下午四点钟，老板说，平日这种时候，是游客生意最多的，如今几乎看不见游客。

社会撕裂，权力的手也越伸越前，人们开始对公开发表政见更加担忧。果汁店、小食店、大排档，做餐饮行业的商家，基本不会接受采访，担心公开政治取态会惹来黄蓝双方市民的攻击；大厦和屋苑的保安，几乎一律收到上头命令，不得随意受访。

在旺角逛街的十几二十岁年轻人，因为曾参与示威活动而不敢出镜受访，担心警方会以各种手法收集他们的“罪证”。

有人想倾诉，开口又担心影响工作。

“这一题可以不回答吗？”一些受访者们问。

仅仅在半年前，一百万、两百万人上街和平游行时，绝大部分市民还没有想起要戴口罩，无遮掩的脸庞，最直白表达著政治诉求，包括参与撑警大会的人。在6月9日、12日参与抗争的青年，不少也是不戴口罩。如今，拘捕人数超过6100名、978人被检控、其中500人被控参与暴动，运动参与者早已开始把脸严密遮盖，只露出一双眼睛。

犹疑，紧张，不安。在街头，我们一遍又一遍向受访者强调：我们设置的问题都很温和，不会政治化……然而，何处不是政治？仅仅是回答“如何形容香港这一年”本身，就已经可能是一种政治取态。

交通堵塞、生意受损、舆论压力。抗争运动的成本实实在在压在每个人头上，很大程度上，越基层的市民承受者更大的压力。不过，人的韧性，维持著日常世界的运转。

电器铺Hugo觉得自己还可以承受：“做了零售行业都有十年，未试过经历一年如此差。……今年经历过之后，令人对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会更坚强去面对。”

做大厦清洁的明哥，这半年特别辛劳，少了回家的时间。因为交通受阻，有同事想来接班也没车，有时他要顺路把夜班也做了。做酒楼楼面的霞姐，因为酒楼接二连三倒闭，需要转工，不过过程比较顺利：“执了（结业）没事，执了我会走去第二间做，我们那些做开了，熟手，……楼面很容易找工作。”但她独自抚养读小学的儿子，还是感到吃力：“（十月份）三十天来说，我上班只上了十多天，有十多天都是休息的（因为示威，酒楼不开门），都没甚么收入。”

在“全港报贩大联盟”主席廖社青的介绍下，我们与大约6、7家报纸档聊过天，他们不少抱怨生意变差；其中有至少3家自备了防毒面罩或者普通医疗面罩以及眼罩，有些是示威者送给他们防身的。当警民冲突在报纸档附近燃起，催泪弹“嘶嘶”地滚过来，这些卖报纸的老板和老板娘就会戴上面罩，准备收拾摊档，迎来又没有收入的一晚。

“可能我们惯了随遇而安，生活就是这样。”其中一位如此道。



金钟。摄：林振东/端传媒

悲伤，与一点点的勇敢

“如何形容香港这一年？”

“悲。”太子一间报纸档的老板娘这么说。

在12月的寒冬回首，香港这一年经历了许多悲伤时刻。

自杀。从6月15日黄衣男子在悬挂“反送中”标语后不幸坠楼开始，企跳潮一度蔓延。在七一前，再有两名女性坠楼，分别留下遗言希望港人加油、“反送中”等。7月3日，全港各地出现多宗企跳事件，大批社工、教师分赴现场援助；7月4日凌晨，一名女性坠楼，遗言“不是民选政府是不会回应诉求”、“甚么也改变不了的无力感令人煎熬”。

枪声。7月28日，在上环大游行，这一晚，警方向人群包括记者群高频率高密度发射催泪弹，仿如战地。8月25日，数名警员在荃湾被示威者追赶，有警员鸣枪示警，随后持枪指向人群，电光火石之间，一名传道人冲出来跪在警员面前，张开双臂请求他不要开枪，随后被警员踢倒。在10月1日和11月11日，均有警员向黑衣青年开了实枪。

不明真相的袭击和死亡。7月21日，元朗地铁站内，一群白衣人持棍无差别殴打市民；8月20日，将军澳连侬墙隧道内，一个刀手砍伤三人，其中一名女记者伤势严重；9月22日，15岁少女陈彦霖被发现全身赤裸浮尸油塘海面；11月4日凌晨，22岁科大学生周梓乐在将军澳警民冲突期间，被发现倒卧停车场，怀疑从高处坠落，最终伤重不治。

周梓乐去世的那个早上，在中环上班的法律文员乐先生说，自己当时很难过。“因为一个20岁左右的年青人，争取民主，结果就这样很不幸地离开了。”

周梓乐设灵堂那天，大围上山的路，人流绵延，直至深夜；出殡那天，事发的将军澳停车场挂满了悼念的千纸鹤。

我尝试在停车场学习折千纸鹤。熟练的话，平均折一只应该需要1分钟左右。这里有成千上万的千纸鹤在风中飘舞，说明不同的人把生命中的一点时间拿出来，放在了周梓乐同学堕

下的位置。

在城市的另一边，还有一场悼念仪式。70岁的清洁工罗伯伯，在示威者与反对他们的市民的一场冲突里，被黑衣人的砖头击中头部，不治身亡。他生前的同事、乡亲和好友，均前来悼念。

据一名街坊指，罗伯伯在内地的妻儿因惧怕香港局势而不敢来港，没法见他最后一面。

还有被子弹射中眼睛而从此失明的人，被咬掉耳朵的人，被捕后落得一身伤痛的人，被纵火烧得伤重的人.....

一个又一个城市的伤口，人们在此认真地悲伤。

而撕裂中，又渐渐生长出许多微小的转变。

在街市买菜的文员Dede女士对我们说，她以前不太喜欢香港，因为觉得这城市的人“忙忙碌碌，没什么沟通”，但现在，她开始留意区议员在做什么，计划学习剪头发，希望帮自己社区的老人家理发。在旺角女人街卖杂货的雯雯是从内地嫁来香港的，虽然生意减少，她却理解示威者所追求的，自己也多了看新闻。从美国留学回来、在中环上班的Anthony则发现，从前香港只讨论赚钱，现在人们却讨论公义，他更喜欢这样的香港，“这个地方我有份。”

想起半年前，在612占领行动后，一个19岁的少年在采访里说：

“好想有一天，当香港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会走出来。我们会做一件事，会尽我们本分。这次有这样一个机会给我们，我觉得我们香港年轻这一代，是真的尽到我们的本份了。我觉得好自豪。”

“今年的自己有什么变化吗？”我们在旺角采访一名戴口罩的年轻人。

“勇敢了一点点。”他说。

(端传媒实习记者 韦颖芝 区焯媛 资雅雯 戚乐怡 对本报导亦有重要贡献。)

香港

2019年度专题

2019年度回顾



邀請好友加入端會員
成功訂閱同享優惠

如果你喜歡
就分享給更多人吧



热门头条

1. 数据解读韩国瑜支持者：不老不穷，理性而放空
2. 新疆模式：“制度自信”的苦涩注脚，与欧亚大陆的灰暗现实
3. 2019中国电影大盘点：意识形态全面接管，官方与观众有共谋？
4. 他们的澳门真实
5. 现场报导：台湾总统大选唯一一次辩论会，候选人说了什么？
6. 周末读书：《维吾尔人》——“民族团结”之下的愤懑与反抗
7. 大检控是“依法治港”抑或司法灾难？——专访大律师吴靄仪
8. 平安夜不平安：香港多区警民冲突 元朗、旺角有男子疑躲追捕堕楼 有男子被私了伤重
9. 作为“世界的圣诞工厂”，中国圣诞产品都销往哪里？
10. 余永逸：论澳门“一国两制”模式的可持续性

编辑推荐

1. 猪肉、汽车、口红与商品房，中国人在消费什么？
2. 神明不投票：“宫庙影响选举”的可能与不可能
3. 互動地圖：神明不投票－宫庙影响选举吗？
4. 中阴身几时解脱？香港与它隐身其中的赛博朋克经典
5. 专访钟庭耀：香港民意调查可能在经历灭声的过程
6. 北京要打教廷牌？台湾大选与两岸关系的“梵蒂冈因素”
7. 台湾电影的十年再起：2019十大影片与十年回顾
8. 数据解读韩国瑜支持者：不老不穷，理性而放空

9. 撤销自治与3000小时断网：在克什米尔没有“正常”

10. 走过颠覆一切的2019，香港人如何想像2020？

延伸阅读

盾牌、警棍、催泪弹，19岁少年在612现场

“我们这一代，雨伞运动的时候，只有14、16岁，自己话唔到事……但有一颗种子埋在我们心里。”“好想有一天，当香港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会走出来。”

一个勇武年轻人的自白：你解决了问题，这帮人就不会出现

我们连续四个周末，用镜头追踪一个勇武青年的行动和抉择。拨开废青和甲由等僵化的指称，去了解他所走过的心理脉络和思想转变。

运动中的“救火”牧师：他们挡警察、唱圣诗、支援年轻人

“他们的行为是犯法了，但犯的是地上的法，这不一定是错的。耶稣洁净圣殿，他也在当时的圣殿里捣乱，但大家会说，当时环境不公义，要体谅耶稣。”

连登仔大爆发：“9up”中议政，他们“讲得出做得到”

“除非我老人痴呆，如果有任何的不公或问题，我一定会站出来在现实世界发声。”他们的行动，和网名同出一彻：“在沉默中爆发”，“在9up中议政”。

联署风暴、素人街站、组队游行，他们为何在沉默中爆发？

他们曾经离地、政治冷感，旁观时局，一场反《逃犯条例》修订风波，为什么让他们不约而同离开舒适区，动手行动？